



孙 莉 著

# 留在荒原上的梦

留在荒原上的

梦

孙莉 著

(黑) 新登字第6号

责任编辑：宋 歌

封面设计：李 欣

留在荒原上的梦

Liuzai Huangyuanshang De Meng

孙 莉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红专街9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4/16·插页2·字数108,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9-0880-3/I·237

定价：2.55元

# 第 一 章

## (一)

这里是一片茫茫苍苍的无穷无尽的大荒原。这里是我们国家最最北边的一大块平原——松嫩平原的末端。大人们都把这片毛毛茸茸的大荒原叫“大碱沟”。

荒原上的草永远是那么低矮，永远也没不过膝盖，永远因为缺少水份而长得那么枯黄、细柔、稀疏，布满了一堆堆灰白色的狼屎。狼好像永远都大便干燥，一硬段一硬段的。狼永远都把它屙的最后一段灰白色的狼屎叠落在先屙出来的上面，活像一个淘气的野小子用积木堆起来的小宝塔，因为狼屎的最后一段总是尖尖形状的。

荒原上的风永远“呼呼”地刮着，不知它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一年四季，每天每夜，每时每刻，从不停息。大荒原永远回响着此起彼伏的风声。

荒原上的太阳永远是那么遥远，那么暗红。从遥远的灰蒙蒙的地平线上懒洋洋地爬起来，又从遥远的灰蒙蒙的地平线上滚到地下去了。

我的家就住在这无边无际的茫茫苍苍的荒原之中，住在这茫茫苍苍的荒原中唯一的一栋房子里。

这栋房子和我看到的附近农村里的房子不一样。大人们说，这栋房子原先是日本人的马厩，也就是马棚子。我始终

想不出来，当年的日本人跑到这片大草甸子来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在这里养几匹马？难道就是为了这里细细干干的碱土？

这里附近农民住的房子，是用荒原上的碱土用水和成泥，然后把泥放到用木头条子做成的一个一个的长方形的格子里，刮平、按实，然后倒出来，一大块一大块的，大人们管这叫“坯”。坯被晾干后，就被大人们一块一块地垒起四框，垒到一个半人那么高时，就在四框的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碱土，这些前高后低的小平房，远远望去，像一只只方块盒子。小平房的窗子是用小木方格组成的上下两片，糊上窗户纸，然后用鸡毛翎蘸上一点点豆油淋到窗户纸上，豆油干后，窗户纸又结实，又透亮，还能预防被雨淋湿后破裂。用豆油过的窗户，用手轻轻一敲，“砰砰”的，像小皮鼓似的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特别是下雨时，雨点落下，“劈劈啪啪”的，就像过年时放鞭炮一样。夏天打开窗子时，把上边的那片揭起来，用一根小细麻绳拴在窗户上边的高粱秸棚顶上，下边的这片整个拿下来放到一边，整个窗户就成了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大长方形的空洞，穿堂风立即就从这里“呼呼”地刮起来，可凉快了。

我们家住的这栋房子却是用草扭成一根根的草辫子，再把一根根的草辫子纵横交错地扭在一起，再把草辫子上糊上厚厚的泥土，再抹平。房脊是和现在东北城镇居民住的一样的人字形的。窗子是现代式的，就是用木框做成三扇，中间的那扇固定到窗框上，每扇都有三个大方格，都应该镶嵌上三块玻璃。由于没有玻璃，那里的人们也是用纸糊的。那里

的人们好像从来就没看到过玻璃似的，因为在我问起窗户为什么不镶玻璃时，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我，看得我莫名其妙。因此，我就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那莫名其妙的目光。

我们家的窗户格子太大，风一吹，再一鼓，窗户纸自然就破裂，风再一吹，又一鼓，自然就裂出个大口子。由于没有面粉做糨糊，我妈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饭米汤或糊涂粥把破裂的窗户纸粘糊上，破了，再糊上，又破了，又糊。呼啸的冷风“呼呼”地从破口子那儿钻进屋里，把我和弟弟冻得只好躲在远离窗户的炕墙角。妈妈无可奈何地盯着窗子看了几天后，就找来几棵高粱秸，在窗格子中间用高粱秸一根一根地上下左右地别起来，缩小了空隙的间距，给纸以附着力。从那以后，我家的窗户纸就很少坏过。

我和弟弟默默地依偎在炕墙角，默默地看着妈妈在窗格中间一根一根地别着高粱秸，觉得妈妈真是伟大、聪明极了。这世上竟没有妈妈不能做的事，没有能难住妈妈的事。

## (二)

这栋荒原上的孤零零的房子里边一共住了六户人家，每两家走一个房门，用一个厨房，再从厨房开开各自的家门，进自己独立的家。那时的大人们管这样的房子叫“对面屋”。

我们一家四口人在爸爸的带领下，进了用麻绳子把门和门框在一边捆在一起的家门。每天早上一开门，就会看到每

天晚间都在门前新布满的一堆堆狼屎。有的狼屎紧挨着门口，开门时，被门碾过，发出刺鼻的让人恶心的腥臭味。冬天的时候，狼屎常常被冻得和地连在一起，硬梆梆的，堵住房门。我爸爸怕把本来就已经枯朽糟烂的门弄坏了，就小心翼翼的，一点儿一点儿地推揉着门，让门下边把狼屎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冻土地剥离。

妈妈每天晚上都用一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粗麻绳，把门一道一道地拴好，再把一根一端是丫字形的烧火棍横穿过麻绳套子里，两端横别在门框上。

对面屋的邻居大婶告诉我妈说，白脸狼会开门。

六户人家中，别人家的炕都是靠南窗台搭的南炕，锅台在外屋，冬天太阳出来时，烤得炕上暖烘烘的。唯有我家的炕是顺山炕，就是在屋里的南面开始一直用土坯搭到北面细长细长的大炕。由于得烧火做饭，厨房就在炕头，也就是屋子的北头。这条大炕又窄又长，爸爸睡在上边，要把他那细长瘦弱的身体弯曲成大虾状。不这样的话，爸爸的脑袋就会牵拉到炕沿下。如果顺着炕洞南北方向睡，窄窄的炕又睡不下我妈妈，我弟弟，还有我。

我爸爸妈妈本来是有我们四个儿女的，他们把我和弟弟中间的两个妹妹留在了爷爷奶奶那里，只带着我这个大女儿和最小的儿子。临行时，我恋恋不舍地看着留下的两个妹妹，心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想，为什么留下的是她们俩而不是我和弟弟？她们不想妈妈吗？那么，我不想奶奶吗？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她们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去？我想，爸爸妈妈为什么只带着我和弟弟呢？我知道弟弟他们是

一定要带的，因为弟弟还小，才一周岁，又是我们三个女孩儿后的第一个男孩儿。那么，我呢？也许是因为我年幼时身体太弱，又是大女儿，就把我带在身边吧？或许是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已经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了，就把我带到身边吧？

听妈妈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出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妈妈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正是整个冬天最寒冷的一天。那天下午的一点多钟，我悄悄来到了人间，没有一丝呼吸，没有一丝挣扎，我是个死孩子。接生婆一连折腾我三个多小时，又拍又打又喊又叫，又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我就是无动于衷，就是不出一口气，眼睛闭得死死的，脸色青青的。最后，接生婆惋惜地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摇头叹息着走了。

妈妈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一边给我穿上她一怀上我时，就早早地为我一针针一线线缝做的小棉裤、小棉袄、小单裤、小单袄，又用小棉被、小毛毯把我一层又一层地包起来，从头包到脚，又从脚包到头，然后用一根布条子把我捆上，系好。停顿了一会儿，妈妈凄楚地说：“这些东西都是为她准备的，就都给她穿走吧！”

妈妈说完，一狠心，把我推到了床边上。

爸爸默默地看着妈妈做完这一切，又默默地看看被妈妈推到床边的我，咬咬牙，把我抱起来，冒着刺骨的寒风，把我扔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便所里。

也许是我真的命大，当爸爸把我扔掉，刚刚回到家里，



和我们家住一栋房子的刘爷爷就推门来到我家。

刘爷爷当年在哈尔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当过医生，医道很高，听说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刘爷爷刚才在下班回家路过我家门口时，忽然想到，这家的年轻人要生孩子，不知生没生？生的是小子还是丫头。于是，这位从来没登过别人家门、从来不串门的老医生忽然心血来潮，开开了我家的门。

刘爷爷进屋后，看看屋里的情景，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但是他的脸上仍然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说：“年轻人，恭喜了，生的是儿子呀还是女儿？”

爸爸说：“是个女孩儿。”

刘爷爷说：“我看看。”

爸爸说：“扔了，生下来就是个死的。”

刘爷爷说：“扔到哪里去了？”

爸爸说：“把她扔到厕所去了。”

刘爷爷说：“你说的是刚才？”

爸爸点点头。

刘爷爷说：“快，无论如何你也要把她弄回来让我看看。还好，冬天，厕所是冻的。”

我爸爸听刘爷爷说完，迟迟疑疑地看看妈妈，又迟迟疑疑地看看刘爷爷，就到厨房拿起烧炉子用的炉钩子，拿着撮煤用的铁锨，向厕所走去。

妈妈早已用被子蒙住头，低低地哭泣着。

这时已是晚上五点多钟了。冬天的天黑得早，厕所里黑古隆冬的，爸爸又回家找来电筒，借着电筒光找到了包得

严严实实的我。爸爸一阵欢喜，因为他当时是把我扔到了粪坑边上，还没被撒上大便秘。爸爸急忙弯腰用炉钩子把我钩起来，放到铁锹上把我端回家。

刘爷爷把我放到床上，把我一层一层地打开，一层一层地脱去我身上的小衣裤，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一会儿后，对我爸爸说：“你去打回来一桶凉水，越凉越好。”

爸爸就急急忙忙地拎着水桶从井台上打回来一桶浸骨的凉水。

刘爷爷把我放到洗脸盆里，把我的脸朝上放平后，就用水舀子往盆里舀凉水，一直到完全把我泡在凉水里。

我爸爸和我妈妈都眼睛直直地盯着刘爷爷。

刘爷爷眼睛直直地盯着盆子里被凉水浸泡着的我。

爸爸妈妈看到刘爷爷的目光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忽然闪了一下，就慌忙把目光移向我。他们似乎发现我在动。

刘爷爷轻轻地抬起我的头，把我的嘴我的鼻子露出水面。

爸爸妈妈死死地盯着我，眼睛不敢眨一下，气也不敢呼一下。妈妈后来对我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几个钟头，也许才几分钟，反正是觉得时间过得很久很久。突然，妈妈觉得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发出来，妈以为是错觉，正在怀疑之际，又一声清脆尖细的婴儿啼哭从我的嘴里发出来。这声音在这死一样寂静的屋子里响起来，犹如一声惊雷那样震撼着人的肺腑。

于是，我被刘爷爷捞出了水面。

妈妈说，她听到我哭声的一瞬间，她觉得眼前突然发

黑，就像死过去一样。当她醒来时，听到我仍然在不停地啼哭着，她睁开眼睛想看看我，却看到刘爷爷和爸爸在手忙脚乱地拍着她的后背。当他们看到她睁开眼睛后，就又忙着为我穿衣服、包小被。

于是，我就这样活了下来。

于是，我们家就开始格外地爱惜那个我曾经睡在里面的洗脸盆子。直到今天，我都三十七岁了，已是人到中年，我们家仍然保存着这个黄底红边的、盆子底面绘着两条红色大金鱼的瓷盆子。这个盆子是爸爸妈妈结婚时，他们的几位同学给买的纪念礼品。我长大后，从来舍不得用，不论搬过多少次家，我都一直把它带到身边。我有时总会怔怔地对着盆子沉思，总会时不时地对着这个古老的盆子发出一连串感慨：啊，盆子，美丽漂亮的盆子，你是我救命的盆子。真的，以后我再没有看到一个比这个盆子更好的盆子了。

由于我活得太不容易了，爸爸妈妈就格外地疼爱我，时时刻刻也不离开我。爸爸公出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开会什么的，要坐好几天的火车也要带着我。白天他去开会，晚上就带我出去逛商店、逛公园、逛马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些大城市的商店什么的都是很晚很晚才关门的，不知为什么现在都早早地就关上了那些带着图案的大铁门。

也许是由于我活得太不容易了，这就是爸爸妈妈把我带到荒原去的原因吧？反正是我知道，弟弟是妈妈一连生了我们三个女儿后唯一的宝贝疙瘩。那时弟弟刚要牙牙学语，才会扎扎巴巴地学着走路。

弟弟那时可好玩了，你问他什么话，他也问你什么话。

一次，他摔倒了，头碰到门框上，摔起一个包儿。他刚要咧嘴哭，我就吓唬他说：“别哭，狼来了。”

弟弟马上把咧开要哭的嘴合上，又张开，大舌头嘟叽地说：“别哭，狼来了。”

我看着弟弟的滑稽样子，好笑极了，又挺心疼他，就把他拉到怀里，一边给他揉“辮儿娄头”上的包，一边问：“摔了吧？怎么摔了？”

他也说：“摔了吧？怎么摔了？”

我问：“疼不疼？”

他问：“疼不疼？”

我说：“以后要小心点儿。”

他说：“以后要小心点儿。”

一次，我把爸爸的眼镜腿儿给折断了，吓得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对弟弟说：“怎么办呢？我把爸的眼镜腿儿给折断了。”

他也学着我的话说起来，正巧，爸爸从外边回来，听到了弟弟的话，看看眼镜，对弟弟摇摇头，说：“以后不要弄坏东西。”

弟弟瞪着眼睛对爸爸说：“以后不要弄坏东西。”

爸爸被弟弟逗乐了。

### (三)

我们家刚来到大荒原的那几天，妈妈每当天完全黑下来躺到炕上时，就会悄悄地对爸爸说：“你看，明天或者什么时

候，我们也把炕掉到南面去，像别人家那样搭个南炕，把锅台也挪到外屋，这屋里也好宽敞宽敞，行不？”

每当这时，爸爸都要长长地叹一口气。爸爸愁什么呢？那么大个人还愁吗？我不知道。

妈妈知道爸爸的心思，就柔声对爸爸说：“不会弄怕啥，明天我和你一起干。再不，咱们求求别人，就找对面屋大嫂帮帮忙。”

爸说：“你说得倒容易，弄完了不好烧，冒烟呛着孩子怎么办？你呀，不要总张嘴求人好不好？”

妈无语。

每天晚上，我躺在这条细长的大炕上，身子都要拼命往妈妈身边挤，眼睛都要望着这个黑糊糊的像塔尖儿一样高高的房顶，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中不时伴随着一声声此起彼伏的、使人头皮酥酥发炸的狼嚎。草原上的风很大、很狂，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倦似的，从早上刮到晚上，从晚上刮到早上。把草原刮绿了，刮黄了，刮白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却想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风，在这平平坦坦的草原上，风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呢？难道神话中的那个风神总在草原上走动吗？总在一个地方呆着不腻烦吗？

每天晚上，我都会伴着呼呼的风声和那一声声凄厉的狼嚎，望着从正头顶上那个黑糊糊的房脊中探进头来的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那颗小星星好像知道我的心事似的，总是及时地站在天空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陪伴我。有时，小星星像个调皮的小朋友，眨巴一两下亮晶晶的小眼睛，有时悄悄地躲进云朵里，和我玩起藏猫猫儿的游戏。有时候小星星

文文静静地像有些害羞似的看着我，就像托儿所里的阿姨一样，一直陪伴着我入睡。每当小星星亮晶晶地出现在我的头上时，我总是费劲儿地想啊想，这颗小星星是男孩呢？还是女孩？

每天晚上，我只望着那颗小星星，决不敢看别的地方。我怕看见白天发现的在土墙壁上穿梭爬行着的、一长串儿一长串儿的、有小手指那么粗的、浑身带着毛毛爪子的蜈蚣，这里的人们都叫它“钱串子”。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这些紧紧吸在墙壁上的蜈蚣时，就恶心得要吐，翻肠倒胃的，就像那黑乎乎的大虫子正在一口一口地啃吃着我的心，使我疼痛难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怕起虫子来，怕一切爬行的虫子，永远怕。更怕那种长得有些像蜈蚣，却没有蜈蚣粗的那种颜色有些暗紫的叫作蚰蜒的细长虫子。妈妈说：“这种虫子不怕高温，不畏严寒，即使吃进肚子里也不会死，而且还会在肚子里继续生长。由于肚子里的营养充足，气温适宜，它会长得很大很大，能成精。”

于是，妈妈给我讲了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妈妈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女人死了，扔下了一个小女孩儿。于是，女孩儿的爸爸就又给女孩儿找了一个后妈。

后妈很坏，嫌弃女孩儿。有一天晚上，女孩儿睡熟后，女孩儿后妈就乘女孩儿爸爸外出未归的时候，把一条早就准备好的蚰蜒从一个小瓶子里面拿出来，放到女孩儿嘴边。可是，蚰蜒却不往嘴里爬。女孩儿后妈就把蚰蜒中间拴上一根红丝线，然后拎着这根红线，把蚰蜒放到女孩儿嘴唇上。女

孩儿睡梦中觉得嘴唇上有什么东西，就张了一下嘴，蚰蜒就从嘴唇上一下子钻到女孩儿嘴里，又钻到女孩儿肚子里。

那时，女孩儿才十三岁。

从此，女孩儿总是病病歪歪的，虚弱无力，总是很馋很馋的。女孩儿后妈就说女孩儿不正经，在外面和坏男人鬼混，总在爸爸跟前说女孩儿的坏话。

刚开始时，女孩儿爸爸一点儿也不相信，认为女孩儿后妈是在糟蹋女孩儿。后来，经过细心观察，女孩儿爸爸终于发现了女孩儿真的像后妈说的一样，又馋又懒，一看到什么好吃的，口流涎水，不等别人坐到饭桌前，她早已把好吃的饭菜吞进肚子里。而且在半年以后，女孩儿越来越面黄饥瘦。女孩儿爸爸很焦急，不知女儿得了什么病，就四处求医给女孩儿看病。但是，不论多么高明的医生都看不出来女孩儿到底患了什么病。又过了两个月，女孩儿爸爸发现女孩儿的肚子竟然一天一天地大起来。女孩儿爸爸大发雷霆。

女孩儿后妈这时更是一个劲儿地在女孩儿爸爸面前饶舌：“你看看你的宝贝女儿，好心好意告诉你，还好心当成驴肝肺。这回可好了，给你伤风败俗了吧？你说说，这让我这个当后妈的屋里屋外的怎么抬头见人？”

女孩儿爸爸叫过女儿，让女儿跪在地上，厉声喝问女孩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就打死她。

女孩儿什么事也不知道，也就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跪在地上呜呜地哭着。

于是，女孩儿的爸爸摔到女孩儿跟前一根麻绳，说：“别怪我这个当爹的心狠，实在是你自己不长脸，小小的年纪就

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去吧，别让我再看到你这个败类女儿！”

女孩儿看看爸爸，又看看爸爸扔到自己面前的麻绳，仔细想想爸爸说的话，明白了这是爸爸让她自己去寻死，用这根麻绳上吊勒死。她就在地上捡起麻绳，从地上吃力地爬起来，擦干眼泪，又看看满脸怒气的爸爸，就腆着大肚子，气喘吁吁地向门外走去。走了几步，她忽然停下来，又转过身来，跪到爸爸跟前，说：“爸，女儿死而无怨，只是女儿临死前想吃一顿白面烙的油饼。”

女孩儿的爸爸听了女孩儿的话，真是又气又心疼。气的是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到这个时刻了，还想着吃的，实在是丢透了人，不知哪辈子做了孽，养了这么个败类的后代。心疼的是，女儿也实在是可怜，一小儿的时候她妈就死了，把她扔下来，没吃好，没喝好，没穿好，刚刚长大了，十三岁了，却要去死了，何况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想到这里，女孩儿爸爸一阵心酸，眼圈儿红红的，声音颤颤地对女孩儿后妈说：“你去给她烙几张油饼，多放点油，吃完好打发她上路。”

女孩儿后妈听着女孩儿爸的话差点高兴得蹦跳起来。她刚才看见女孩儿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女孩儿爸爸面对女儿，脸上露出了犹豫、悲凄的表情，心里就像悬着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现在，她听到女孩儿爸说的话，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落了地，总算达到目的了。于是，女孩儿后妈强压住心里的高兴，装成悲悲切切的样子，长长地叹一口气，又装成哭泣的样子，鼻子孔使劲地抽着响气，肩膀随着抽气一



抖一抖的，用衣服袖子使劲儿地揉眼睛，一边装着擦眼泪，一边把眼睛揉得红红的，眼皮也揉得红红的，就像是真哭的样子，抽抽噎噎地到厨房去和面烙饼。

女孩儿在屋里闻到烙饼时发出的油香味好馋，馋得有些不能自制。她本想到厨房去拿起一张先吃，但是，在爸爸面前，她没敢动。她想，今天我就要去死了，在死前我决不能再让爸爸伤心。所以，小女孩儿就强忍着那馋劲儿，在原来的地方站着。一会儿，小女孩儿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到炕边，爬上炕去，从炕头儿的一个小窗户的玻璃往厨房的饭锅里看，当她看到锅里正烙着的油汪汪的白面饼时，馋得流出了口水。

女孩儿后妈看到女孩儿馋得那个可怜样子，就幸灾乐祸地故意用锅铲子把饼端起好高好高，在女孩儿面前隔着玻璃显示，来折磨女孩儿。

忽然，女孩儿觉得肚子里一阵绞痛，疼得她从炕上一下子滚到地上，一直疼到心口上。继而，女孩儿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肚子里往心口上撞，一直撞到嗓子眼儿，她一张嘴，有什么东西从嘴里往外爬。一会儿，女孩儿就看见一个带着毛毛茸茸两排细爪子的紫红色的东西从嘴里爬出来，一直向厨房爬去，一直爬上锅台，去吃那张已烙好的油饼。

女孩儿后妈一声惊叫，吓得昏倒在锅台旁。

女孩儿一声惊叫，吓得昏倒在屋里地上。

女孩儿爸爸看到从女孩儿嘴里爬出的足有小饭碗粗细的这个东西，也吓得惊呆了，不知从女孩儿肚子里爬出了什么。继而，他如梦方醒，原来是这个怪物儿在女儿肚子里折磨女儿